



★★★★
花园文丛

秋禾话书

徐雁 著

山西出版集团 ● 三晋出版社

白菊洗春泥
涼、露胎梨
不須菱翠葉
留作瓊頭簾
時石田翁
壽乎



1315660

秋禾话书



淮阴师院图书馆1315660



山西出版集团 三晋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秋禾话书 / 徐雁著. —太原: 三晋出版社, 2009. 7
(花园文丛)
ISBN 978-7-5457-0103-6

I. 秋… II. 徐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19168号

秋禾话书

著 者: 徐 雁

责任编辑: 宁志荣

助理编辑: 冯 岩

责任印制: 李佳音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集团·三晋出版社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
邮 编: 030012

电 话: 0351-4922268(发行中心)

0351-4956036 (综合办)

E - mail: sj@sxpmg.com

网 址: <http://sjs.sxpmg.com>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承 印 者: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: 7

字 数: 120千字

版 次: 2009年 8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09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7-0103-6

定 价: 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



“拂尘·对书·点墨”(自序)

徐 雁

说来已经是四年前的事情了，应邀为《中国编辑》杂志开设一个栏目，便想到了“秋禾话书”四个字，写了有一年的样子吧，就无疾而终了，想来是因为有个别人看不下去的缘故了。

过的坏日子比好日子要多得多的中华民族先贤，所总结出来的众多社会人类学原理中，有一条十分重要的就叫做“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”。没有坚持多久，为《中国图书评论》杂志所设的一个栏目也停了，这样陆续陆续发表的篇章，顿时溃不成军，无以整编啦。

却说二〇〇八年九月一日的某个时辰，大概正在我四十五初度，从“渐不惑”向“知天命”蜕变的关键过程中……久不响起的电话座机忽然急促地鸣响起来，从天津南开园传来邃谷老人



苍劲而热烈的声音，说是承三晋出版社支持，雁斋主人可自选一册书话作品集，小子得此飞来横福，顿时飘飘忽忽顿有可上九天揽月之快，其实那快感源，实是邃谷老人提携后生的那点美意啊。

是否有资格叨陪末座，小子无话可说，不过这“书话”两字，多年未说，忽觉还有话要一说。

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二日，孙犁先生在致姜德明先生函中说：“爱书人亦爱看书目，其实中国古籍，就是那么些，我也买得差不多了，但还是喜爱看书目，你经营的现代‘旧书’，则范围广大得多……买书也没有多大兴趣了。所存之书，百未读一……”四年后的四月，姜先生在《现代书话丛书》的序言中说，唐弢书话“在篇幅有限的方寸之地，能给人以知识和文采，表达出一个爱书人的品格”。一九九七年春，他在《姜德明书话》选编后记中说：

我开始写书话是在六十年代初。那时我编副刊已好几年，一边请唐弢先生写书话，一边描红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到了“文革”开始，各地纷纷揭发本地的《燕山夜话》，我给天津晚报写的专栏《书叶小集》也榜上有名……至今为止，我仍认为唐弢先生写的书话最有魅力……书话的形式无法统一定格，文章长了亦未必不好，可书话仍以篇幅短小隽永为宜。写得精粹又谈何容易！



他表示：“如今，人们要想翻看一些新文学的版本更加不易，有很多爱书的青年朋友连毛边书都没见过，因此，我写书话时有意多介绍一点书的内容，以读者不能见到原书的遗憾。”

一九九六年八月十日，黄裳在上海《文汇读书周报》上有《拟〈书话〉》之作，说明黄先生对于唐弢《书话》（北京出版社，一九六二年六月）之文体的认同。他在当年初所写的《黄裳书话》选编后记中回忆说，唐弢首倡的书话散文要素“四点论”，即“一点事实，一点掌故，一点观点，一点抒情的气息；它给人以知识，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”，“说得很好，也是后来他在《文汇报》上陆续发表书话时，我们经常谈起而意见一致的话题”。

他指出，唐弢对“将所有材料不加选择地塞满一篇”，“将书话写成是纯粹是资料的倾向”表示了保留和怀疑，“这我也是同意的”，他提出书话写作的“问题”不在材料的多少，实际上也不在篇幅的长短，而在于“运用”：因为“无别择的材料倾泻，才是使人昏昏欲睡的原因。其实一篇好的论文也可以是一篇好的美文，有材料不打紧，有时还能起画龙点睛的作用。”譬如把以往活跃在旧书业界的“书友”们的交往等有关“材料”写进来，“也应该是书话题中应有之义”。

二〇〇〇年春，上海资深记者何倩女士在一篇人物专访中报道说，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，黄先生被抄走的藏书逐渐有所发还，有书可依了，于是他开始动手写书话：



书话这种体裁究竟属于哪种文体？他理解说：“书话其实是一种散文。”

他说，书话的写作关键不在“材料”，而在于“运用”。他的书话多在古书里找材料，可并不等于信手拈来，皆可入文。有时看了十本书不一定找到一条可用的材料，因为写书话和抄书毕竟是两回事。同时，有了材料，还得有思想、有观点，要把书中的材料和自己的思想与时代结合起来，不写无病呻吟之作，所记事实，所发感慨，应带有时代的声音和痕迹，在古人身上得见今人的影子。“这样才能使书话摆脱了骸骨的迷恋，闪烁时代的光芒。”他强调说。

邃谷老人来新夏先生也颇赞同黄先生的倾向性。他在《邃谷书话》中说：“《黄裳书话》编后记中曾表示他写的书话近乎传统的书跋，并且粗略地分为两类……我基本同意后一种写法，因为它把书话的内容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；不过不一定每一篇都要面面俱到。我认为，写书话不要自我限制得过窄，而应兼具科学性与文艺性，最好能以随笔的形式来写，使其更有可读性”。

锺叔河先生则在二〇〇六年底为徐明祥兄所著《潜庐藏书纪事》（中国文史出版社）中引证了“白发无情侵老境，青灯有味似儿时”的陆游（一一二五——一二一〇）的数则因书而发的议论：



《历代陵名》，三荣守送来。近世士大夫，所至喜刻书版，而略不校雠，错本书散满天下，更误学者，不如不刻之愈也，可以一叹。

《花间集》，皆唐末五代时人作。方斯时，天下岌岌，生民救死不暇，士大夫乃流宕如此，可叹也哉！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？

并让读者“看看能不能算是书话”？他接着郑重声明道，“我并不薄唐弢之文，也相信他无意以自己的书话‘为天下法’，但即以‘一点事实，一点掌故，一点观点，一点抒情的气息’定范围”，那么“八百八十年前陆游的这些文字，至少总是可以入围的吧”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文体的考古，而在于读者接受方面，究竟是谁的作品在这一文体的传承中影响深远。于是想到潘小松的《关于书话》来，“细想一下，自己二十多年来读的最多的还是关于书的书”，他说：

作品有好坏，作家有你喜欢或不喜欢的，但关于书的书读起来却不理论（会）这些。这原因大抵是挂怒书的书都是喜欢藏书的人写的，那一份投入的情感比较痴，较少做作吧。读关于书的书，有如把玩自己搜集到或未经见的邮票，那一种享受也是不足为外人道的。二十多年前三联书



店印行陈原先生的《书林漫步》，再版唐弢先生的《晦庵书话》时，“书话”这一随笔形式还算陌生的事物，近年因了姜德明先生等的努力，已在散文随笔林子里蔚为壮观了。英文里有个相应的单词叫 bookchat，直译成中文就是“书话”，说明西方随笔传统里也有这一类文字的；吾道不孤，信然。

在《关于书话》中一文最后，他还率性地言语了一番：“写得较少浓烈色彩的是阿英先生的书话，写得匆匆忙忙的是郑振铎的书话，写得平平淡淡的是周作人的书话，写得很深很苦的是鲁迅的书话，写得丰富多彩的是曹聚仁的书话，写出香港风味的是叶灵凤的书话，写欧风美雨的是冯亦代的书话，写得小鸟依人的是董桥的书话，写得淋漓畅快的是恺蒂的书话，写得热火朝天的吴泰昌的书话，写得自言自语的是龚书铎的书话，写到最后你不能不读董桥的是陈子善的书话，写了几年仍没出息的是潘小松的书话。”

每年的五月二十二日，是联合国确定的“国际生物多样性日”；而六月五日，又大概是“国际环境保护日”。因为每当这一天报头总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作呼应的相关报道，让我们知道今天是某某“日”，明天是某某“节”的。国情如此，世情也如此，本不必大惊小怪的。

因为我没有掐指统计过，所以有时候——夸张了，其实也就



脑筋搭“错”时的那么一小忽儿，我还真担心，人类要是再这样在无休止的发展中无休止地折腾下去，这也需要示警，那也需要保护，那么总有一个时刻，猛然发现一年的三百六十五天已经都排满了，不够用了！

不够用怎么办？我倒是为后人担忧，早早地想好了一个良策，可惜没有合适的锦囊秘藏起来传诸后世——那就是把一天掰成两瓣用，譬如说在“国际生物多样性上午”之后，紧接着就安排一个“……下午”。时间资源总体保持未变，可是需要示警、需要保护的對象却翻了倍。尤其是不怕资源枯竭，可以永远不断地按时辰按小时地细分下去以至无穷。那“社会效益”该有多好！

怪话少叙，言归正传。

却说那“国际生物多样性日”，委实是地球上十分重要的一日。因为所谓“生物多样性”，包含着遗传、物种和生态系统三个多样性，也就是地球上所有生物，以及由这些生物所组成的系统的总和。据说，正是这种多样性，为地球人提供了丰富多彩的食物、纤维、药物等原材料，用国人过去的话来赞美就是“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”；不仅如此，它还为人们呈现着、变幻着“观之不尽，看之不竭”的自然美景。至于“生物多样性”的巨大生态功能，在涵养水源、保护水土、防止沙漠化、净化水质、调节气候和改善生活环境等等方面的种种好处，更是叫人说不尽道不完了。

作为一个读书人，我在“国际生物多样性日”中获得的启示



是，世界上该有一个“国际阅读生态保护日”了。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不上的话，那么我们中国何妨先设立一个“中国阅读生态保护日”？大中华大，假如也顾不上的话，那么不妨从一些省一些市做起，就叫什么“江苏阅读生态保护日”或者“南京阅读生态保护日”之类，都不错。

因为这“阅读生态”，实在也是一个城市、一个地区、一个国家乃至整个地球的生命所系，不过那生命不是肉体的，而是精神的。我们是否也该不提“书香社会”，少提“全民阅读”，而实事求是地大胆提出一个“国际阅读生态保护日”呢？

所谓“实事求是”，古已有之，本是中国图书史上的一个典故，或者说是“书语”。

《汉书》上说，河间献王“修学好古，实事求是。从民间得善书，必为好写与之，留其真”。河间，就在如今的河北境内，今献县东南。颜师古注释说：“务得事实，每求真也是也。真，正也，留其正本。”这个典故后来演化为成语，历代都不乏使用的，但被毛泽东在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中引用并发挥以后，遂成妇孺皆知的时代口号。他说：“‘实事’就是我们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，‘是’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，即规律性，‘求’就是我们去研究。”

试问，面对读书和阅读的现实困窘，我们是否“实事求是”了呢？



达那(John Cotton Dana)提出的“读书十二律”：

读

读

再读

读一点儿东西

读一切的东西

读有兴趣的东西

读你自己有兴趣的东西

读,而且讲出来

仔细的读,——有些东西

涉猎的读,——太多的东西

不用想着读,但读就是了。

深心喜欢“对书如晤”、“书林拂尘”和“点墨书语”这三个词,虽然不是什么熟语成语,却与被前辈发明出来而为我所向往的一种书香意境。

其中只有“胸无点墨”,在成语辞典上或能查到,是讽刺那些读了白纸黑字却并未得到一点知识学识的所谓“读书人”。“点墨”者,一点儿文墨也。据《隋唐演义》第十七回:“惠及是他最小儿子,倚着门荫,少不得做了官。目不识丁,胸无点墨。”



当今信息时代,“识丁”者比比皆是,却也无人敢于自称“胸有点墨”了。因为书林成学海,隔行如隔山,不管是谁拥有的那点“墨”,都不足以夸口于人前了,故将那些即兴表达、随意发挥的一得之见,无论是因人事而发的随笔,还是因杂志而写的读后感,乃至有关各书的前言后语,均以“点墨书语”名之,也算是用组合式原理创意了一小回。

(二〇〇九年一月十日初稿)

目 录

“拂尘·对书·点墨”(自序) 徐 雁 _____ 〇〇一

雁斋有书

雁斋有书初长成 _____ 〇〇二

我的笔名故事 _____ 〇〇八

书房一间几多缘 _____ 〇一八

朝内大街一六六号“读者服务部” _____ 〇二七

拂尘书林

《水留痕:八十述往》 _____ 〇三六

《镇江沦陷记》 _____ 〇四〇

《我向南逃》 _____ 〇四七

《浮生手记》 _____ 〇五一

《永州旧事》 _____ 〇五七

雁齋有書



雁斋有书初长成

“虚明两竹窗，济梦一书房”（真山民《闲居》）。读书人，哪一个没有自己的梦中书斋和书斋之梦？

在各地书友中，上海朱亚夫先生一直锺情着“华夏书斋文化”的史料研究和资料征集工作，先后编著了《名人书斋》（上海教育出版社，一九九五年八月）、《中华名人书斋大观》（与杜产明合编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，一九九七年九月）和《名家书斋号趣谈》（江西美术出版社，二〇〇五年七月）等一系列图书问世；而石家庄周金冠先生也曾寄赠《近现代书斋室名趣录》（河北教育出版社，一九九八年五月），天津刘尚恒学长积累有年，拟有《文人心灵独白——室名和闲章》一书的撰著。

多年来，我已经不再跟着起哄说什么构建“书香社会”一类的口号，只说养育“读书种子”和培育“读书人口”了。其实，此两



细事尽管具体而微，可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，任重道远而不见其功，几乎也是可以预计的。本人只不过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做一天书生就道几声“读书好”而已。那撞钟的和尚，又有几个真的就成了佛的？

那么，书房对于主人，对于主人的家庭，其意义何在呢？

朱亚夫先生在其紫来斋中有一段话总结得相当好：

书斋，对于文人学子而言，是读书思考的清静地，是著书立说的孕育处。斋号，是斋主为自己的书斋所起的名字……如果说，书斋是文明的摇篮，家庭的绿洲，那么，斋号就是文明的象征、绿洲的代表。它蕴含着时代的特征，散发着文化的气息。我国的书斋文化绵延千年，历代名家的斋号，更是这一艺术长廊中的精致小品，呈现出斑驳陆离的缤纷色彩。我们从名家斋号中，可以领略斋主的品格志向和情趣爱好，品鉴浓郁的书香风味，学习其潜心研读、励志耕耘的精神，从而感受中华文明特有的书斋文化的神韵。

不禁就此想起自己曾有的“书斋”心事来了。我的书房名为“雁斋”，无非是取自己的名字而为之，无甚深意，更没有什么“文化的气息”可以散发，这本不足奇。奇的是我的“雁斋”得名早而形成迟，多少蕴含着一些“时代的特征”，却还有些话来说说。